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我认识的朱光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认识的朱光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32249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32242

出版时间：20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吴泰昌

页数：200

字数：16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本书是作者继巴金、钱锺书等文坛大家回忆录后的又一部力作。
作者怀着深厚的师生之情，追忆与朱光潜几十年的交往，描摹心目中的大师身影。
书中还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朱光潜与朱自清、沈从文、叶圣陶等人的深笃友谊。
在作者的家常话语中，美学大师的学术生涯、生活情态与人格魅力一一生动呈现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我认识的朱光潜>>

作者简介

吴泰昌，1938年生，安徽当涂人。
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1960年本科毕业，1964年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。

　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。
曾任《文艺报》副主编，现为《文艺报》顾问。
1987年被评定为编审，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五、

<<我认识的朱光潜>>

书籍目录

听朱光潜老师闲谈（代序）挚友朱自清《文学杂志》的编者与作者《诗论》新版漫忆知心朋友沈从文《艺文杂谈》编选琐记《谈美书简》对话体“ 便于百家争鸣 ”锻炼身体有一套“ 方术 ”与叶圣陶长久的相处关于《西方美学史》教师生涯六十载扑在《新科学》上面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写在书后

章节摘录

挚友朱自清　　1980年夏，有次去看望朱光潜先生，他兴奋地告我，最近在清理旧稿信件时，发现保存下来的朱自清在抗战时期写给他的一封信。
他说佩弦（朱自清）先生给他的信不少，但几经波折能幸运留存下来一封真不容易。
他希望《文艺报》能发表一下。
当场他将信给我看了。
他说，佩弦的这封信有实际内容，不是一般的应酬信，因为他最近手头事多，如发表，最好请一位了解信内容的人写篇导读的短文。
　　我向主持《文艺报》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唐因汇报了此事，他说很好，《文艺报》需要这方面的稿子，叫我物色一位合适的人来写。
我考虑了一下，建议请叶至善写。
唐因认为合适，叫我尽快去办一下。
　　不久，叶至善约我一起去看望朱先生。
恰巧约定的那天我有会，我告诉他去时一定要看看朱自清先生给朱光潜先生的一封信，如他愿意，请他写篇阅读这封信的说明，他说看了信后再定。
　　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，信末只注了“ 廿六日 ”。
我在1980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，叶圣陶先生明确地说该信是“ 1941年10月26日 ”写的，孟实那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。
　　1981年第一期《文艺报》刊登了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和叶至善写的“ 跋 ”。
至善在给我稿子时说，在写“ 跋 ”过程中，为了弄清一些事实，他多次询问过他父亲叶圣陶。
　　朱自清的信：　　孟实兄：　　在乐山承兄带着游乌尤大佛，又看了蛮洞龙泓寺。
乌尤大佛固然久在梦想，但还不如蛮洞龙泓寺的意味厚。
那晚又诸多打扰。
旅行中得着这么一个好东道主人，真是不容易．感谢之至！
　　我们十六日过干柏树，据说是匪窠，幸而平安过去。
十九日到宜宾，街市繁华不亚于春熙路。
十八日早过干碓窝，滩势很险。
听了船夫的号子颇担心，幸而十几分钟也就过去了。
当日到纳溪县。
第二天“ 赶黄鱼 ”上叙永。
天下雨，车没到站因油尽打住。
摸黑进城，走了十多里泥泞的石子路，相当狼狈。
一住就是一礼拜，车子还没消息。
亏得主人好，不觉得在作客。
　　兄批评《新理学》的文字，弟在船上已细看。
除“ 势 ”那一个观念当时也有些怀疑是多余的以外，别的都是未曾见到的。
读了兄的文字，真有豁然开朗之乐，佩服佩服。
芝生兄回答似乎很费力（若我是他的话），但我渴想看看他的答文。
无论如何，他给我的信说兄指出的地方只是他措辞欠斟酌，似乎说得太轻易了。
到这儿遇见李广田兄了，他也早想看兄这篇文字，我就给他看了。
　　叙永是个边城。
永宁河曲折从城中流过，蜿蜒多姿态。
河上有下上两桥。
站在桥上看．似乎颇旷远；而山高水深，更有一种幽味。
东城长街十多里，都用石板铺就，很宽阔，有气象，西城是马路，却石子像刀尖似的，一下雨，到处泥浆，两城都不好走。

我的主人很好客，住的地方也不错。
第一晚到这儿，因为船上蜷曲久了，伸直了睡，舒服得很。
那几天吃得过饱，一夜尽作些梦。
梦境记不清楚，但可以当得“ 娱目畅怀 ”一语。
第二天写成一诗，抄奉一粲。
夫人和小姐已到否？
并念。
祝好！
石荪人梗二兄请致意。
弟自清顿首二十六日　　好梦再叠何宇韵　　山阴道上一宵过，菜圃羊蹄乱睡魔。
弱岁情怀偕日丽，承平风物滞人多。
鱼龙曼衍欢无极，觉梦悬殊事有科。
但恨此宵难再得，劳生敢计醒如何。
叶至善在“ 跋 ”中说：　　十月十一日，我去燕南园看望朱光潜先生。
朱先生给我看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封信，说是无意中保存下来的。
信纸已经发黄，是四川夹江产的竹帘纸，字是娟秀的行书。
署名下面只写日期，是二十六日，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。
抗战时期，朱自清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。
从一九四零年夏天起，他有一年的休假期，就带着家誉到成都，把家安顿在望江楼对岸的宋公桥。
一九四一年暑假后，他休假期满，十月八日搭木船顺岷江而下，十七日（原信作“ 十九日 ”，疑误）过宜宾，折入长江．次日到纳溪，再走公路到叙永。
在叙永耽搁了十天，才搭上去昆明的汽车。
他给朱光潜先生的这封信，就是在叙永写的。
看了这封信，才知道朱自清先生在过乐山的时候耽搁了一天，探望了几位在武汉大学教书的老朋友，朱光潜先生、叶石荪先生和杨人楩先生。
朱光潜先生还陪他游了乌尤寺、大佛寺（就是凌云寺），还有蛮洞和龙泓寺。
所谓“ 蛮洞 ”，据说是汉代人凿在石壁上的墓穴，乐山附近的山上都有，有的刻些图案和人物，不知道他们那天游的是哪个蛮洞。
龙泓寺是一个石窟寺，规模很小。
记得只有一排洞子，大多一人高，每个洞子里坐着一尊菩萨；只有一个洞子比较大，人可以进去。
当时湮没在野草灌木之间，不知道现在整理了没有。
朱自清先生这次走水路一定有许多打算，一路上可以欣赏风景，过乐山可以看望老朋友；旅费可节省许多，在那个年头，大学教授也都学会了打算；还有个原因，就是乘长途汽车太麻烦，太辛苦。
公路局的汽车少，车票还有人垄断；买不到票只好出高价跟司机商量。
司机私下让搭的乘客有个外号，叫“ 黄鱼 ”。
信上说的“ 赶黄鱼 ”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西南联大在叙永有个分校。
朱先生说的那位好客的主人是李铁夫，有赠给李铁夫的几首诗。
当时，冯友兰（就是信上的“ 芝生兄？
）的所谓“ 贞元三书 ”之一的《新理学》已经问世。
朱光潜先生写了一篇批评《新理学》的文章，刊登在《思想与时代》上，信的第三段说的就是这回事。
至于《好梦》那首诗，朱自清先生后来写过一则小序：“ 九月日夕，自成都抵叙永，甫得就榻酣眠。
迩日饱饫肥甘，积食致梦，达旦不绝。
梦境不能悉忆，只觉游目骋怀耳。
”这里的“ 九月 ”可能是阴历。

朱自清先生的信，我看到的只有这一封。
文笔清新，自不消说，读来感到亲切。
凡是收信人朱光潜先生想要知道的事情，他只用了不到八百字，一件一件都说清楚了。
为收信人着想，体会收信人的心思，是写好一封信的关键，朱自清先生的这封信是个好例子。
一九八。
年十月　　朱光潜和朱自清是友谊至深的老友。
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，朱光潜当月连续写了两篇怀念老友的文章。
朱光潜先生在我替他编选《艺文杂谈》时，主动提出他的《记朱佩弦先生》和《敬悼朱佩弦先生》两篇中，可选《敬悼朱佩弦先生》这篇。
他在文中说：　　在文艺界的朋友中，我认识最早而且得益也最多的要算佩弦先生。
那还是民国十三年夏季，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因江浙战事停顿，我在上海闲着，夏丏尊先生邀我到上虞春晖中学去教英文。
当时佩弦先生正在那里教国文。
学校范围不大，大家朝夕相处，宛如一家人。
佩弦和丏尊、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，常以所作相传视。
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，开始学习写作。
我的第一篇处女作《无言之美》，就是在丏尊、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。
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，就劝我走这一条路。
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，如果有些微的成绩，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。
佩弦先生逝世的当月，朱光潜抓紧在自己任主编的《文学杂志》组织了“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”，请北大、清华、燕京等大学的一些教授、学者撰写文章，他们多是佩弦先生的同事或学生，写得很积极，“特辑”中朱自清先生的遗像（因其刻）、遗墨和信札，除家属提供的，不少是佩弦先生的朋友主动提供的。
翻阅《文学杂志》第三卷第五期“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”目录，有浦江清的《朱自清先生传略》、朱光潜的《敬悼朱佩弦先生》、冯友兰的《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》、俞平伯的《忆白马湖宁波旧游》、川岛的《不应该死的又死了一个》、余冠英的《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》、李广田的《哀念朱佩弦先生》、马君王介的《挽歌辞》、杨振声的《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》、林庚的《朱自清先生的诗》、王瑶的《邂逅斋说诗缀忆》；朱自清先生遗作有《犹贤博奕斋诗钞选录》、散文《关于、、》，信札有寄俞平伯、寄杨晦。
在1948年9月出版的《文学杂志》第三卷第四期上，编者将这个“纪念特辑”的目录作了醒目的预告。
朱光潜在主编《文学杂志》同时，1948年1月起又主编天津《民国日报》“文艺”副刊。
“文艺”系周刊，周一版，半个版面。
“文艺”副刊有个编委会，朱自清先生是编委成员之一。
朱自清在1948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：“进城。
访……从文等。
至萃华柚参加《民国日报》的午餐会。
”1948年5月17日：“上午读《民国日报》，下午开聘任委员会。
”　　“文艺”的固定作者阵容也可观，多为北平、天津一带的学者、教授，也有北方的青年作家，如胡适、沈从文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废名、潘家洵、闻家驷、余冠英、常风、罗念生、程鹤西、林庚、袁可嘉、季羡林、汪曾祺、李瑛、马君玠、朱星、甘运衡、毕基初、冯健男，等等。
为纪念朱自清先生，“文艺”出了“追悼朱自清先生特刊”，刊有朱光潜的《记朱佩弦先生》、常风的《朱自清先生——作家、学者、教育家》、俞平伯的《佩弦兄挽辞》，还发表了少若的《——朱自清遗著》、萧望卿的《朱自清先生最近两年与文学》等纪念性的评论，评述朱自清对新文学的贡献，以及他的学术成就和完美的人格。
朱光潜先生说，叶至善为朱自清这封信写的“跋”好，精确明白。
他说书信也是值得关注的散文里的一个品种。
这期《文艺报》出来后，朱师母给我电话，说朱先生手头只有你们每期赠送他的一本，他想分送

几位老朋友，到学校和海淀书店没买到，能不能再给或买几本。
　　我去送《文艺报》给朱先生那天下午，先生情绪甚好，他同我讲起他和朱自清先生的一些交往，此后多次，他又同我谈起过朱自清先生，他的所谈，多为我之前不知或知之不详的。
　　1983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朱自清的《欧游杂记》和《伦敦杂记》两书合一出版，书名为《欧游杂记》（外一种），系该出版社“现代中国人看世界”丛书一种，出版社约我在书的后面写了篇介绍性的短文：《朱自清的欧游二记》。
书出来后，我去给朱光潜老师送一本，他笑着说他已有了，并问我怎么也喜欢佩弦先生的散文。
他说，佩弦先生对新文学的贡献，除诗写得好，就算散文了。
朱自清是现代散文一代大家，留下了不少名篇。
他赞许朱自清散文的平淡质朴，至性至情，文字讲究。
他说：　　读过《背影》和《祭亡妻》那一类文章的人们，都会知道佩弦先生富于至性深情；可是这至性深情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忧郁，压得他不能发扬踔厉。
　　他还提到朱自清1929年写的《白马湖》，说有的段落他以前能背下来：　　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。
山是青得要滴下来，水是满满的、软软的。
小马路的两边，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。
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，像夜空的疏星。
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。
在这路上走着，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。
在春天，不论是晴是雨，是月夜是黑夜，白马湖都好。
——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；黑夜虽什么不见，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。
夏夜也有好处，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，四面满是青霭。
船上望别的村庄，像是蜃楼海市，浮在水上，迷离惝恍的；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，大有世外之感。
若没有月呢，便在田野里看萤火，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，如你们在城中所见；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。
一片儿飞出来，像金线网似的，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。
只有一层使我愤恨。
那里水田多，蚊子太多，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。
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疾，至今三四年了，还有未断根的。
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，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。
　　朱光潜1924年在白马湖与朱自清一同生活、工作过几个月，他有这种经历，读起来就格外亲切，浮想联翩。
他甚至对我说，没有白马湖那秀丽的景色，没有那段与朱自清等友人宛如家人一起的相处，没有那种欢愉的环境和心境，他的（《无言之美》是难以写出来的。
朱光潜在《谈文学选本》文中说：“选某一时代文学作品就无异于对那时代文学加以批评，也就无异于替它写一部历史，同时，这也无异于选者替自己写一部精神生活的自传，叙述他自己与所选所弃的作品曾经发生过的姻缘。
”他说，如果我选一本朱自清的散文，肯定会将这篇《白马湖》收进去。
　　朱先生多次谈起，从白马湖时代至朱自清去世的二十多年里，在思想、学术和友谊方面，他得到过朱自清先生许多切实的帮助、鼓励和温暖。
　　他着重谈到《文艺心理学》和《谈美》的写作。
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，朱自清在英国伦敦游学期间，仔细看了朱光潜的《文艺心理学》和《谈美》两部书的原稿，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，《文艺心理学》“第六章《美感与联想》就是因为朱自清对于原稿不满意而改作的”。
朱自清还替这两部书做了两篇序，称《文艺心理学》是一部“介绍西洋近代美学的书”，也是有作者特有的“主张”的书。
他在《序》中说：　　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，给一般读者说法的书几乎没有；这可窘住了中

国翻译介绍的人。
据我所知，我们现在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，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；往往薄得可怜，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，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，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。
再则这类书里，只有哲学的话头，很少心理的解释，不用说生理的。
像“高头讲章”一般，美学差不多变成了丑学了。
奇怪的是“美育代宗教说”提倡在十来年前，到如今才有这部头头是道，醇醺有味的谈美的书。
……这部《文艺心理学》写来自具一种“美”，不是“高头讲章”，不是教科书，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；它步步引你入胜，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。
　　《谈美》写于1932年，是继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之后的“第十三封信”。
作者自称该书是“通俗叙述”《文艺心理学》的“缩写本”。
但朱自清并不这么看，他在《序》中说：《谈美》并非《文艺心理学》的“节略”，“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；有些处是那部大书（《文艺心理学》）所不详的；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。
——‘人生的艺术化’一章是著名的例子；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。
”当时美学观念模糊、美学理论贫弱、爱好文艺的青年常苦于无所适从的现状，朱自清说《谈美》“这部小书”。

编辑推荐

二十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小时的谈话，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，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。
现在，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，他就会微笑着问我：”喝点酒消消疲劳吧？
中国白酒，外国白兰地、威士忌都有，一起喝点！
”……他常开玩笑说：“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，一天也离不开它。
”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。
——笔者　　我的寓所正在大翻新中，全家八口都挤住在楼间半小房里，住于斯，做饭于斯，睡于斯，实在很狼狈，所以很久没有给您写信……　　《艺文杂谈》劳您一年搜寻杂稿和负责编辑工作，才可这么快就付印，实铭感无暨，已函告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曾石铃同志照例致酬，如果出版社无先例，那就由我负责寄酬，丁聪同志处也是如此。
现校改“新科学”译稿已过半，大约明春可付钞和付印。
——朱光潜致笔者信（1981年11月9日）　　《我认识的朱光潜》作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与朱光潜、钱锺书夫妇交往，历时二十多年。
书中，大师生活点滴、文坛前辈掌故，皆以平实的文字娓娓道来，并配以几十幅从未公开的珍贵照片及朱光潜亲笔书信、题词手迹、滋味醇正浓厚，使读者走近一代国学大师的晚年生活。
希冀这本小书能表达一个读者，一个普通受业弟子对崇敬的老师一丝怀念之情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